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

〔唐〕義淨原著 王邦維校注



中華書局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

〔唐〕義淨原著
王邦維校注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謝 方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

〔唐〕義淨 原著

王邦維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1/32·14¹/₂印張·141千字

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定價：9.50 元

ISBN 7—101—01152—7/K·478

目 錄

義淨與《南海寄歸內法傳》

——代校注前言	1
第一章 義淨生平考述	1
一、籍貫、家世與出家事跡	2
二、西行求法	6
三、歸國與兩京譯經	17
四、著譯編年目錄	26
五、簡短的評價	33
第二章 《南海寄歸內法傳》研究之一	
——論義淨時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問題	38
一、問題的提出	39
二、義淨講的部派是什麼	42
三、部派與大乘、小乘的關係問題	66
四、義淨時代佛教部派與大小乘的實際狀況	88
五、附論：提婆達多派問題	108
第三章 《南海寄歸內法傳》研究之二	
——論義淨時代的印度佛教寺院	114
一、寺院內部的組織	115
二、寺院的經濟活動	126

三、寺院的宗教生活	136
四、寺院的教育	142
五、義淨對中國佛教的批評：中印佛教的某些對比	147
第四章 校注說明	153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1
序	1
一、破夏非小	29
二、對尊之儀	29
三、食坐小牀	31
四、餐分淨觸	33
五、食罷去穢	35
六、水有二瓶	36
七、晨旦觀蟲	40
八、朝嚼齒木	44
九、受齋軌則	48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74
十、衣食所須	74
十一、著衣法式	97
十二、尼衣喪制	103
十三、結淨地法	10
十四、五衆安居	111
十五、隨意成規	113
十六、匙篩合否	117
十七、知時而禮	117
十八、便利之事	118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123
十九、受戒軌則	123
二十、洗浴隨時	133
二十一、坐具儼身	135
二十二、卧息方法	136
二十三、經行少病	138
二十四、禮不相扶	139
二十五、師資之道	140
二十六、客舊相遇	148
二十七、先體病源	150
二十八、進藥方法	157

二十九、除其弊藥	163	三十、旋右觀時	166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171
三十一、灌沐尊儀	171	三十二、讚咏之禮	175
三十三、尊敬乖式	186	三十四、西方學法	187
三十五、長髮有無	210	三十六、亡則僧現	215
三十七、受用僧衣	220	三十八、燒身不合	222
三十九、傍人獲罪	225	四十、古德不爲	227

附錄

一、 中文專名索引	245
二、 專名譯名對照	256

義淨與《南海寄歸內法傳》 ——代校注前言

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晉代的法顯、唐代的玄奘、義淨是西行求法運動中最為著名、最有成就、影響最大的三位僧人。其中義淨的時代較晚。他生於唐代初年，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從海路赴印度，武后證聖元年（695）纔回到洛陽。義淨一生，譯經甚多，因此又與比他時代更早的鳩摩羅什，比他稍早的真諦，與他同時代的玄奘等並稱為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除了翻譯的佛經外，義淨還留下了幾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海寄歸內法傳》（以下簡稱《寄歸傳》）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以下簡稱《求法高僧傳》）。本文的目的，是在對《寄歸傳》一書進行全面的校勘、整理、注釋的基礎上，通過對義淨及義淨此書的研究，進一步瞭解義淨時代印度、南海（今東南亞地區）以及中國佛教歷史發展的實際狀況，以期對這一時期佛教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以及義淨本人提出一些看法、解釋和評價。

第一章 義淨生平考述

本章擬根據現存有關史料，全面地考察義淨一生的事跡，

並說明他在歷史上的影響。

一、籍貫、家世與出家事跡

義淨，唐代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唐時治歷城，轄數縣，地域更寬）山莊人，姓張，本字文明。義淨是他出家後的僧名。

義淨生於唐貞觀九年（635）。現存有關義淨的史料，除了義淨自己的兩部著作《寄歸傳》和《求法高僧傳》中的一些片段外，保存在唐代著作中的，主要有智昇的《續古今譯經圖記》和《開元釋教錄》（以下簡稱《開元錄》）卷九、圓照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以下簡稱《貞元錄》）卷十三中的義淨的小傳。我們考察義淨的生平，主要就依靠這些史料以及其它一些零星的材料。義淨生於貞觀九年，是依照《開元錄》等講他去世於先天二年（713），去世時七十九歲推算出來的。

關於義淨的籍貫，過去歷來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是齊州，一種說是范陽（今河北涿縣）。主張范陽說的人較多。近代人梁啟超、蔣維喬、馮承鈞、湯用彤等都持范陽說。外國學者沙畹、高楠順次郎等也持此說。主張齊州說的人較少。陳垣先生編《釋氏疑年錄》，即持齊州說。但是細考這兩種說法，應該說祇有齊州一說是正確的。詳細的考證請見拙文《義淨籍貫考辨及其它》。⁽¹⁾

義淨生在齊州山莊。山莊一地，名不見經傳，很使人懷疑是“山莊”一名之誤。古書“莊”字常寫作“莊”或“莊”，與“莊”字形狀非常相近。而唐初齊州所轄數縣，山莊正是其中之一，位置在州治歷城之西，即今濟南市西的長清縣。⁽²⁾義淨後來

七歲時入齊州城西四十里許的佛寺裏出家，也恰好在這一帶。這樣推斷起來，義淨極可能就是齊州山莊人。

唐代是佛教最盛的時代，齊州地區佛教也很流行。長清縣境內有著名的靈巖寺，梵宇輝煌，僧人衆多，當時被稱為“天下四大名刹”之一。大概這給義淨從小就信仰佛教創造了環境和條件。義淨出家時的兩位師傅就是從這座寺廟出來的。

據唐中宗《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講，義淨的高祖曾經作過東齊郡守，而且還“仁風遠扇，甘雨隨車，化闡六條，政行十部。”⁽³⁾前者大概是事實，後面的話恐怕祇是一般的贊譽之辭。但所有這些都已不可詳考。從時間上推斷，那可能是隋代初年或更早的事。不過，義淨的高祖既然作過郡守一級的官僚，說明他的家庭至少在高祖一輩是有地位的。他的祖父和父親雖然沒作官，但“放曠一邱，逍遙三徑”，恐怕也不是很貧寒。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時代，有地位的人家子弟很小就出家爲僧，是很常見的事。玄奘和他的哥哥長捷就是例子。⁽⁴⁾《高僧傳》、《續高僧傳》、《宋高僧傳》中的例子更多。

貞觀十五年(641)，義淨祇有七歲，便出家到了齊州城西四十里許的土窟寺。後來義淨在《寄歸傳》卷四“古德不爲”章裏自己講到這件事：

“且如淨親教師則善遇法師也，孰範師則慧習禪師也。年過七歲，幸得親侍。斯二師者，並太山金輿谷聖人朗禪師所造神通寺之大德也，俗緣在乎德貝二州矣。二德以爲山居獨善，寔利生之路，乃共詣平林，俯枕清澗，於土窟寺式修淨居，即齊州城西四十里許。”

朗禪師即二秦時有名的僧人竺僧朗。他最早在泰山西北麓造神通寺，也就是後來一般所稱的靈巖寺的前身。土窟寺現在在哪裏，已不可考。不過，寺雖以土窟名，未必就在土窟中。

七歲的孩子出家，恐怕不完全是自己的主意。由此看來義淨的家庭是信仰佛教的。義淨的年紀很小，兩位師傅對他很是愛護。他在《寄歸傳》裏又寫道：

“又(慧習)禪師每於閑夜，見悲齋卉，曲伸進誘。或調言於黃葉，令蠲憶母之憂。或喻說於烏禽，希懷報養之德：‘汝可務紹隆三寶，令使不絕，莫縱心百氏，而虛棄一生。’既而童子十歲，但領其言，而未詳深旨。每至五更，就室參請。禪師必將慈手賜撫搦摩，實如慈母之育赤子。或餐甘膳，多輟味見貽。但有取求，無違所請。法師乃恩厲父嚴，禪師則慈伸母愛。天性之重，誠無以加。”(同上卷章)

義淨寫這段話的時候，已經是五十六、七歲的老人，可見師徒之間當年確實相處得非常融洽，相互間有很深的感情。

貞觀十九年(645)，義淨十一歲。這一年，玄奘在印度游學十幾年後，終於回到長安。這是當時轟動朝野的一件事情。義淨雖然年紀不大，但已經開始懂事了，至少從師傅那裏，也知道了這件事。第二年，親教師善遇法師去世，葬在土窟寺的西園。這時義淨的佛教信仰已經比較堅定了。義淨自己說：

“法師亡日，淨年十二矣。大象既去，無所依托。遂棄外書，欽情內典。十四得霧縕侶，十八擬向西天。至三十七，方遂所願。”(同上卷章)

訊是他晚年臨終時的講法稍有不同：

“年始一十有七，思游五印之都。”⁽⁵⁾

而智昇在《續古今譯經圖記》和《開元錄》卷九中為他撰寫的小傳則說他“年十有五，志游西域”。⁽⁶⁾但不管怎麼說，義淨很年輕時就萌發了到印度去求法的念頭，這是事實。義淨有這樣的想法，很明顯地是因為受了前輩僧人法顯和玄奘，其中尤其是玄奘的成功形象的鼓舞。所以義淨後來在寫《求法高僧傳》時，第一句話就是：“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⁷⁾始終是把法顯和玄奘當作自己的榜樣。

永徽六年(655)，義淨滿了二十一歲。按照慣例，慧習禪師為他舉行了授具足戒的儀式，他正式成為一位僧人。《宋高僧傳》卷一講他“法臘五十九”，就是從這一年開始算起。⁽⁸⁾他自己則在《寄歸傳》中講道：

“及至年滿進具，還以禪師為和尚。既受戒已，忽於清夜行道之際，燒香垂涕而伸誨曰：‘大聖久已涅槃，法教訛替，人多樂受，少有持者。汝但堅心重禁，莫犯初篇。餘有罪愆，設令犯者，吾當代汝入地獄受之。燒指燒身，不應為也。’進奉旨日，幸蒙慈悲，賜以聖戒，隨力竭志，敢有虧違，雖於小罪，有懷大懼。”(同上卷章)

從這一段回憶看來，大約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義淨特別重視佛教戒律的學習，這可能也是他後來特別選擇律作為他翻譯的主要對象的原因之一。從此以後的五年之間，義淨主要學習律典。《寄歸傳》接着講：

“於是五稔之間，精求律典。厲律師之文疏，頗議幽深，宣律師之鈔述，竊談中旨。即識持犯，師乃令講一遍，方聽大經。乞食一餐，長坐不卧。雖山寺村遙，亦未曾有廢。”（同上卷章）

這段時間是從永徽六年到顯慶四年（659）。

當時僧人都有出外游學的風氣。義淨可能也想到了這件事，可是沒有下定決心。然而慧習禪師鼓勵他出外游學，告訴他說：“我目下且有餘人給侍，勿廢聽讀，而空住於此。”於是義淨纔辭別慧習，“仗錫東魏，頗沈心於《對法》、《攝論》；負笈西京，方閱想於《俱舍》、《唯識》。”當時這幾部經剛由玄奘譯出不久，十分流行，講習的人很多。義淨通過游學，大大提高了自己在佛教方面的修養。

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大翻譯家、一代高僧玄奘在長安去世。玄奘的葬禮極為隆重，據說“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萬餘人”。⁽⁹⁾這時義淨很可能也正在長安。如果是這樣，玄奘的葬禮一定會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玄奘去世後，義淨去印度的決心更堅定了。

二、西行求法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義淨已經三十六歲，可是他去印度的願望還沒有實現。這一年他在長安，仍然是在各個寺廟裏聽習佛經。聽習中他認識了并州的僧人處一、萊州的僧人弘禕，還有其他兩三位僧人。大家都有去印度求法的意思，便相約一起出發。義淨先由長安返回齊州，向慧習禪師請命。⁽¹⁰⁾

慧習禪師非常支持他遠行的打算，對他說：“爾爲大緣，時不可再。激於義理，豈懷私戀？吾脫存也，見爾傳燈。宜即可行，勿事留顧。觀禮聖蹤，我實隨喜。昭隆事重，爾無間然。”真是對義淨很大的鼓勵。

義淨又來到善遇法師的墓前，向去世已經二十多年的法師辭行。這時正是秋天，墓前霜林半拱，宿草填墊。義淨仍然對他這位小時候的師傅非常地感激，他自己寫他在墓前的情形：

“神道雖疏，展如在之敬；周環企望，述遠涉之心。冀
、 福利於幽靈，報慈顏之厚德矣。”（同上卷章）

作為學生，他始終沒有忘掉老師早年教誨之恩。這一點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告別了兩位恩師，大約在咸亨二年（671）年初，義淨從齊州南下，經過濮州、曹州，先到揚州。到揚州時正是夏天。按照僧人的規矩，要坐夏三個月。於是義淨在揚州停留了三個月。坐夏結束，已是秋天，義淨偶然遇見一位要到嶺南道蘿州作郡守的人，名叫馮孝銓。兩人相隨一起到了廣州。最初一起相約赴印的夥伴中，處一因為母親年老，一開始就未能成行；弘禕走到江寧，便改變了主意；在丹陽遇見的一位僧人玄達，走到廣州，也因病而返；唯一剩下的夥伴祇有一名晉州的年青僧人善行。義淨明白，此行艱難，誠非易事。“神州故友，索爾分飛。印度新知，冥焉未會。”義淨非常感慨，一時躊躇，難以爲懷，便模倣張衡《四愁詩》，寫了兩首詩：

“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

那教六尺影，獨步五天陲。

上將可陵師，匹士志難移，

如何惜短命，何得滿長祇！”（《求法高僧傳》卷下）

短短兩首小詩，他赴印求法奮不顧身的堅定決心躍然紙上。

在廣州的時候，因為馮孝銓的邀請，義淨又到了廣州，從馮氏家族得到很多資助。他最後能够成行，很大程度就是靠着馮家在財力上的支持。咸亨二年的十一月，義淨和善行一起，搭乘上波斯商人的貨船，終於開始了去印度的旅程。這時義淨已經三十七歲了。

古代在南海中航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義淨自己在《求法高僧傳》卷下裏描寫這段行程：

“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轉，背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峯而太息。于時廣莫初飈，向朱方而百丈雙掛；離箕創節，棄玄朔而五兩單飛。長載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雲之浪滔天。”

真是驚心動魄，艱危之狀，可以想象。

但是這次航行還算順利，風疾船快，不到二十天，義淨他們便到達了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國（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的巨港）。室利佛逝那時是南海中最重要的交通、貿易中心之一，地方很繁榮，佛教也頗流行。義淨在這裏停留了六個月，學習聲明，也就是學習梵語，為到印度求法作進一步的準備。同行的善行却在這裏生了病，只好回國。

室利佛逝國當時一定給義淨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他

後來專門爲其他打算去印度求法的中國僧人介紹這個地方：

“又南海諸洲，咸多敬信。人王國主，崇福爲懷。此佛逝廊下，僧衆千餘。學問爲懷，並多行鉢。所有尋讀，乃與中國不殊。沙門軌儀，悉皆無別。若其高僧欲向西方爲聽讀者，停斯一二載，習其法式，方進中天，亦是佳也。”(11)

這大概算是義淨自己出國留學的經驗。

佛逝國王對義淨確實十分友好。《求法高僧傳》又講：

“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國。復停兩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舶，漸向東天矣。”(卷下)

和玄奘當年在高昌得到高昌王麁文泰的幫助一樣，義淨能得到室利佛逝王的幫助，對他很有好處。室利佛逝國當時在南海是大國，勢力很大。十多年後，當義淨再次回到這裏時，末羅瑜已經被室利佛逝併吞了。

從羯荼往北行，經過裸人國，義淨終於到了印度。根據《寄歸傳》，這時是咸亨四年(673)二月八日，離開他出發的時間，已經有一年多了。

在耽摩立底國，義淨遇見另一位中國僧人大乘燈。大乘燈是玄奘法師的徒弟，比義淨先到印度。義淨在耽摩立底國住了一年，進一步學習梵語，然後和大乘燈一起，跟隨一支有幾百人的商隊，繼續往中印度去。

當時印度小國割據，路上並不太平。和玄奘一樣，義淨在印度也遇到了危險。就在離開耽摩立底後不久，他在途中遭遇山賊，被洗劫一空，差一點丟掉性命。不過這還祇是義淨

第一次遇險。後來並國時從那爛陀到耽摩立底，同樣的事情又發生過一次。

這時是在咸亨五年(674)，義淨在印度周游各處佛教聖址。但是義淨在印度詳細的游踪我們很難一一追尋。《求法高僧傳》卷下有關的一段記載是：

“從此北行數日，先到那爛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覺寺，禮真容像。山東道俗所贈綺絹，持作如來等量袈裟。濮州律師附羅蓋數萬，爲持奉上。曹州安道禪師寄拜禮菩提像，亦爲禮乾。于時五體布地，一想虔誠。先爲東夏四恩，普及法界含識。願龍花總會，遇慈氏尊，並契真宗，獲無生智。次乃遍禮聖跡，過方丈而屆拘尸；所在欽誠，入鹿園而跨雞嶺。”

那爛陀、耆闍崛、大覺寺都在摩揭陀國。方丈是指維摩詰的故宅，在薜舍離國。拘尸城附近的雙樹林是釋迦牟尼涅槃的地方。鹿園就是鹿野苑，是釋迦牟尼初轉法輪的地方，在婆羅痆斯國。雞嶺也在摩揭陀國。從《求法高僧傳》卷上的《道希傳》中還可以知道，義淨還到過中印度的菴摩羅跋國。和義淨一起同行的，仍然是大乘燈法師。

除此以外，祇有義淨在他翻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裏寫的一條注可以稍微多提供一點信息：

“比於西方，親見如來一代五十餘年居止之處，有其八所：一、本生處；二、成道處；三、轉法輪處；四、薦峯山處；五、廣嚴城處；六、從天下處；七、祇樹園處；八、雙樹涅槃處。”⁽¹²⁾

本生處在劫比羅伐窣堵國。成道處在摩揭陀國菩提伽耶。轉法輪處在婆羅痆斯國鹿野苑，也就是前面講的鹿園。鷲峯山就是耆闍崛山。廣嚴城就是薩舍離城。從天下處又稱為三道寶階，在劫比他國。祇樹園在室羅伐悉底國。雙樹涅槃處就在拘尸城城邊。這些都是古代印度最有名的佛教聖址，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有很詳細的記載。不過，除了這些地方，我們就不大清楚義淨在印度究竟還到過些什麼地方。唐中宗《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講義淨“所經三十餘國，凡歷二十餘年”，⁽¹³⁾ 義淨自己也說“歷三十之外國”。⁽¹⁴⁾這三十多個國家，大概還包括義淨從海道赴印所經過的地方。但其中在印度境內究竟有哪些國家，沒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說明。不過，不管怎麼說，三十餘國的數目，比起玄奘是少多了。

周游了各處的佛教聖址後，義淨又回到那爛陀寺。那爛陀寺那時是印度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學術中心，義淨因此在那爛陀住了很長時間，足足有十年，這却超過了玄奘。義淨自己記載，他在垂拱元年（685）離開那爛陀東歸。照這樣推算，他住在那爛陀的時間是從上元二年（675）到垂拱元年。這和前面的經歷在時間上也剛好銜接得起來。

在那爛陀的十年裏，義淨努力學習佛教的各種經典，又收集準備以後帶回國的各種梵本佛經。玄奘當年的老師戒賢這時已經去世了，但是那爛陀寺有學問的僧人還是不少。義淨在那爛陀的老師有寶師子大德。寶師子擅長講授《瑜伽十七地》，這顯然是繼承了戒賢的傳統。離那爛陀不遠有一座有名的祇羅茶寺，義淨在那裏也有一位名叫智月的老師。這位智